

## 由詩經觀周之東遷

劉逸文\*

### 摘 要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朝因革損益夏朝、商朝二代的禮儀制度而孕育周朝文化，使周朝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鼎盛。瞭解周代，必須由典籍與地下材料入手，於眾多典籍之中，又以《詩經》記載最為詳備，舉凡天文地理、祭祀宗廟、農耕畜牧、開疆拓土、種族戰爭、勞人思婦、男女相詠之辭、無所不包，真實刻劃古代人物之面貌、生活、思想及情感，可說是一部周朝歷史的縮影，所以可藉由《詩經》一窺周史之面貌。

周朝八百餘年，西周由盛世轉至衰敗，滅亡而東遷，實關係周朝由盛轉敗之關鍵，所以今寫「由詩經觀周之東遷」以瞭解其原委始末，這就是寫這一篇文章的原因。

**關鍵詞：**詩經、王風、東周、春秋

---

\* 南榮技術學院專任講師。

## 壹、前言

西周之所以滅亡，積弊已久，至周幽王時，仍未警覺，恣意歡樂、任用姦邪、收刮人民財產、以淫己意、致民爭訟，釀成禍端。朝中大臣被誣下獄，施以濫刑，使朝政更加昏闇，而幽王寵愛褒姒，竟黜后廢太子，使諸侯離心離德，諸侯知王室之不可為乃謀地建國，觀其自敗。

幽王暴虐不仁，欲殺太子，求於申國，申侯不予，乃伐之，申侯乃引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盡取周賄，揚長而去，西周遂亡。

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致使鎬京（長安）殘敗，平王不得已遷都於洛邑（洛陽）。平王賴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等輔助而遷都，遂大封諸侯、賜地，使諸侯日益強大，威勢陵駕天子，王室也淪為如諸侯國一般，名義上推為共主而已，而周朝淪為有名無實之王朝了。

## 貳、西周滅亡

### 一、諸侯觀望：

西周滅亡之因，積弊已久，上推昭、穆之世，南征北伐，遊歷無度，耗費國庫，下至厲王專制，苛民賦稅，與民爭利，加以連年征伐，民益困苦，故民之為亂，逐王奔於彘。雖經宣王勵精圖治，然至晚年好大喜功，致使民生困窘，國庫空虛，賢臣規諫亦弗採納，遂高蹈離去，宣王重蹈前王之轍，而幽王仍未警覺，猶恣意歡樂，任用姦邪，收刮民產，以淫己意，致民爭訟，釀成禍端。朝中賢臣亦被誣陷下獄，或施以濫刑，善類一空，使朝政更為昏闇，而幽王寵愛褒姒，竟黜后廢太子，人心沸騰，諸侯亦離心離德，見幽王之昏虐，知周室不可為，乃謀地建國也。〈史記·鄭世家〉云：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

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

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

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

史伯對曰：『獨維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鄆，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鄆果獻十邑，竟國之。<sup>1</sup>

周室式微，危傾將殆，鄭桓公知其必亡，乃謀之於太史伯，遷民徙都於東，鄭桓公勤政愛民，民莫不擁戴，自此，諸侯勢力坐大，人人自擁一方，自守一城，如齊、魯、晉、衛，等諸侯國，早已擺脫周室之控制，建立新制。而幽王淫虐昏闇，恣意飲酒歡樂，無暇治理國政，其性暴虐無親，侮慢諸臣，施以濫刑，諸侯亦畏禍不敢朝王，致禮法隳壞，無君臣之禮，諸侯亦擁城自為，坐視其敗。詩人見幽王之倒行逆施，諸侯之東遷王都，莫肯救之，遂痛心疾首，泣血言之也。〈詩·小雅·雨無正〉篇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上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擊御，憊憊日瘁。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sup>1</sup> 詳見漢·司馬遷《史記·鄭世家》，宏業書局出版，頁1757。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sup>2</sup>

幽王寵信姦佞，任意恣為，不知脩明內政，致善惡不分，賢臣莫敢諫言，反避遠蹈，以求自保，朝臣廢職，內則三卿大夫，外則邦國諸侯，無肯扶傾濟危，止亂安民，詩人痛之，嘔心苦勸，期以轉回，以輔王室，共挽國難，然諸侯大臣不為所動，紛紛走避，詩人傷之，以為國亡矣。故〈毛詩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毛序以為此乃刺幽王之詩，而鄭箋捷云此為刺厲王詩也，其云：「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然觀經文中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一語，知此為幽王末年，宗周將滅之語，非厲王之詩也，足見鄭箋之非。或言此乃東遷後之詩，非刺幽王也，魏源《詩古微》云：「小雅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刺幽王。而節篇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正月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篇之：『宗周既滅』，皆非先事憂危之詞，且謂爾遷於王都，明為東遷以後。而節南山作刺之家父，與刺之尹氏皆見春秋平、桓之世，故韋昭以為平王時詩，孔疏亦謂作於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信乎。」<sup>3</sup>魏氏以經證經，以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之詩篇互證，考之史書，知為刺幽王，而作於平王之世矣。

詩人見幽王親佞小人，致使朝政紊亂，群臣走避，私自廢職，詩人憂心勞瘁，反覆申述，希曉諭諸大臣，無國即無家室之安，應共赴國難，悔悟王心，以救王室，然其憂國憂民之情，人微言輕，大勢難回，其赤膽忠誠亦溢於言表，於詩中可見也。

## 二、犬戎入京：

幽王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召鄆人、西夷、犬戎攻王，<sup>4</sup>。此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戰亂併起，以致年荒饑饉，人無可食，乃饑迫而死，詩人傷己生不逢時，黎民困厄，屍骨滿野，詩人閱周之將亡矣。〈詩·小雅·苕之華〉篇云：

<sup>2</sup> 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12-2，頁409。

<sup>3</sup> 詳見清·魏源《詩古微》卷四，皇清經解續編，頁3181。

<sup>4</sup> 詳見宋·劉恕《資治通鑑外紀》卷三，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sup>5</sup>

此時戰亂併起，戎狄交侵，民陷戰火，兵荒戎恐，致禾苗不殖，木黃隕落，人無可食，災荒饑困，加以戰亂，人民流離，交迫致死，詩人痛而傷之。故〈毛序〉云：「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而姚際恆《詩經通論》云：「此遭時饑饉亂之作，深悲其不幸而生此時也。」<sup>6</sup>而方玉潤《詩經原始》亦云：「周室衰微，既亂且饑，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人民生當此際，不如無生，蓋深悲其不幸而生此凶荒之世耳。」<sup>7</sup>詩人考此詩為周室危傾，傷饑困交戰之詩，殆無誤也。

此內憂外患，不惟交迫饑饉，幽王用兵驅民如禽獸，無視民之死生，驅民戰役，征夫行役不息，東征西伐無有休息，人非禽獸，何以久役於外？此乃幽王無道，暴虐不仁，以致戎狄交侵，役民如獸，驅之戎戰也。故〈詩·小雅·何草不黃〉篇云：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sup>8</sup>

幽王視民如禽獸，驅役以戰，征夫勞苦，陷於戰火，抵拒外患，役人困乏危苦，行於生死邊緣，然幽王無視民之死生，用兵如禽獸，殘民以逞，實罪大惡極，詩人痛而刺之也。故〈毛序〉云：「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

<sup>5</sup> 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 15-3，頁 526。

<sup>6</sup> 詳見清·姚際恆《詩經通論》胤十二，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72。

<sup>7</sup> 詳見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卷十二，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01。

<sup>8</sup> 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 15-3，頁 527。

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朱子《詩集傳》亦云：「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是詩。」<sup>9</sup>幽王虐民如獸，視彼曠野之虎兇，實不如之，戰火連綿，屍骨曝寒，此已天怒人怨之際，犬戎入京，所以一戰而滅周也。故《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賄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sup>10</sup>犬戎入京，殺幽王，西周亡，凡三百四十一年。

## 參、平王東遷

### 一、東遷洛邑

幽王無道，申侯引犬戎入京，殺幽王於驪山下，自是鎬京殘敗，不得已乃遷都於洛邑也，洛邑所位何處？《鄭康成，王城譜》云：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即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莊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sup>11</sup>

洛邑位於今之河南省，周公營建洛邑，遷殷之頑民於洛乃便於控制殷民，而

<sup>9</sup> 詳見宋·朱熹《詩集傳》卷十五，華正書局，頁174。

<sup>10</sup> 詳見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宏業書局出版，頁149。

<sup>11</sup> 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4-1，頁146。

今因西京殘破，不得已遷之於洛邑也。西京殘破，周大夫行役鎬京，見昔日之宗廟、宮室舊址，已盡爲禾黍之苗，宗周傾覆，滄海桑田，睹物思情，哀傷故國，繫興亡之感，悼西周之淪亡，遙問蒼天，心中如噎，思我故國，今日安在？心之憂疾，莫知我哀。〈詩·王風·黍離〉篇云：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sup>12</sup>

周室建國以來之京都，而今俱爲傾覆，淪爲廢墟，行經過徑，盡爲禾黍之苗，哀我周室，何遭此亡國之境，人耶？天耶？無語問蒼天，心思憂結，梗塞如噎，何解我憂？故〈毛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而朱子《詩集傳》云：「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sup>13</sup>而方玉潤《詩經原始》亦云：「黍離，閔宗周也。周轍既東，無復西幸，文武成康之舊，一旦灰燼蕩然無存，有心斯世者所爲，目擊傷心，不能無慨於其際焉。」<sup>14</sup>詩人見鎬京殘敗，東徙洛邑，王室衰微，今非昔比，感觸甚深，傷悼哀痛，久久不忍離去也。

## 二、局勢不安

鎬京殘敗，平王東遷，王室日益淒微，人心惶惶未安，時楚國疆起，逼迫申甫，平王未恤兵民困戰，又令其遠戍申、甫，而民有所怨也。〈詩·王風·揚子水〉篇云：

<sup>12</sup>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4-1，頁147。

<sup>13</sup>詳見宋·朱熹《詩集傳》卷四，華正書局，頁42。

<sup>14</sup>詳見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五，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頁85。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

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

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

哉！<sup>15</sup>

平王東遷恩澤未加於民，令兵民久戍不得歸也，則民怨思歸也。故〈毛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而申、甫、許乃助平王有功也，〈竹書紀年〉云：「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sup>16</sup>乃申、甫、許、有助平王之功，今受楚迫，平王乃令兵役遠屯戍之也。且方玉潤《詩經原始》云：「夫周轍既東，楚實強盛，京洛形勢，左據成皋，右控崤函，背枕黃河，面俯嵩高，則申、甫、許實為南服屏蔽，而三國又非楚敵，不得不戍重兵以相保守，然後東都可以立國。觀於三國吳、魏、相持兩家重鎮，必屯襄樊，則往事可知，平王此時，不申、甫、許之是戍，而何戍也？」<sup>17</sup>

平王東遷，內憂外患，動盪不安，戰火方息，遭遇凶年，人民流離，夫婦道絕，風俗衰敗，詩人閔而哀之也。〈詩·王風·中谷有蓷〉篇云：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

矣。

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蓉矣，條其蓉矣，遇人之不淑

矣。

<sup>15</sup>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4-1，頁150。

<sup>16</sup>詳見《竹書紀年》卷下，欽定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頁303-31。

<sup>17</sup>詳見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五，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頁86。



中谷有蕓，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18

此時風俗衰敗，夫婦仳離，因戰火烽起，凶年饑饉，致室家相棄，惟周政衰敗乃至於此也。故〈毛序〉云：「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而朱子《詩集傳》云：「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辭也。」<sup>19</sup>然方玉潤《詩經原始》非毛序、朱傳之說，其云：「小序謂為閔周，未免小題大作。夫此為閔周，則周之可閔者正多也。集傳又謂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閨閣吟詠，固自有人，而此云有女者，則非其自詠可知矣。杜詩此類甚多，何必定指為自作。」<sup>20</sup>方氏非集傳之詞，可也；而非毛序之說，待審之也。方氏以閔周為小題大作，今觀經文，為夫婦逢凶年仳離之詩，推其原因，乃周室衰敗，戰火饑饉，人民流離以致於此，毛序之說，可也。

戰火烽起，致人民流離，夫婦道絕，風俗隳敗者為周室政荒殘民以致於此。自東遷之後，王室未寧，王室之威嚴喪失，諸侯陵駕於天子之上，周天子名為共主而已。

### 三、諸侯坐大

犬戎入鎬，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夾輔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勞晉、鄭，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命晉文侯為侯伯，賜秬、鬯、圭、瓚；封秦襄公為諸侯，賜岐以西之地。<sup>21</sup>時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等輔王徙都有功，王乃賜地、封侯，自此諸侯日益強大，威勢陵駕天子，不受王室之控制，周室初雖賴晉、鄭支持，然後晉內亂，鄭與王室失和，王室威嚴喪失，諸侯遂各自獨立，周室名為共主而已。故〈史記·周本紀〉云：「平王立，東遷於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併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sup>22</sup>諸侯以強併弱，進入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眾多，今以輔平王有功之晉、鄭、秦言之也。

#### （一）晉國

西周末，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晉文侯與鄭武公乃迎宜臼，遷於東都，是為周平王，平王乃命文侯為

<sup>18</sup>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4-1，頁151。

<sup>19</sup>詳見宋·朱熹《詩集傳》卷四，華正書局，頁45。

<sup>20</sup>詳見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五，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頁87。

<sup>21</sup>詳見宋·劉恕《資治通鑑外紀》卷三，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

<sup>22</sup>詳見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宏業書局出版，頁149。

方伯，賜其秬、鬯、圭、瓚之物，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尚書·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苦，汝予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廩，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sup>23</sup>

周平王言文王、武王之聖德，乃有賢臣之官，明事其君，使天下莫不遵從其化，後世諸王，擁有王位，莫不有賢臣之功。而言己之不敏，傾覆祖業，不能得賢臣之輔助，致使周邦喪亂也。今父義和能顯唐叔之道，效文、武王之德，扞蔽我於艱難，救周而誅犬戎，此緒前人之功，乃嘉勉之，賜其秬、鬯、弓、矢之物，並勸其歸國，懷柔遠人，修文德以安眾庶也。

## （二）鄭國：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

<sup>23</sup>詳見漢·孔安國傳《尚書》，藝文印書館，卷20，頁309。

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十一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併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sup>24</sup>武公者乃輔平王徙東都有功之諸侯也，故詩人美之。〈詩·鄭風·緇衣〉篇云：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sup>25</sup>

桓公、武公皆鄭國之君，其德正善，入周爲卿士，入位司徒，司徒者乃職掌十二教善，其德善而又稱其職，乃著服諸侯之朝服，而宜居此位，國人皆美之也。故〈毛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桓公、武公父子不惟宜其司徒之職，桓公救幽王而死於犬戎之難，其子武公，繼爲司徒，與晉文公、秦襄公共輔平王徙於東都，有功於國，故國人美之。然姚際恆《詩經通論》非之，其云：「自季明德始以爲『武公好賢之詩』，則『改衣』、『適館』、『授粢』皆合。不然，此豈國人所宜施于君上者哉！說不去矣。」<sup>26</sup>姚氏以爲此乃「武公好賢之詩」，然觀《毛傳》解經文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又云：「適、之。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今依〈毛傳〉解經爲武公入周之卿士，宜居其位，天子受之采祿耳，此乃美平王好武公之賢，非武公好賢也，不然「緇衣」一服，何以解之？非一般賢者可衣緇衣之服也。<sup>27</sup>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云：「『改衣』、『授粢』、盛稱王朝禮遇之隆，寵任之至，以見德足以堪此。」<sup>28</sup>其亦美武公之德，足以堪居此位，而衣諸侯之朝服也，非姚氏所云「武公好賢之詩」也。

<sup>24</sup>詳見漢·司馬遷《史記·鄭世家》，宏業書局出版，頁數：1757。

<sup>25</sup>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4-2，頁159。

<sup>26</sup>詳見清·姚際恆《詩經通論》卷五，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5。

<sup>27</sup>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周官典命：凡甸、冠弁服。後鄭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為證。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於王，其居私朝，仍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也。」皇清經解續編，卷四二三，頁1250。

<sup>28</sup>詳見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皇清經解卷六四，頁49。

### (三)秦國：

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世子，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同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護衛周平王於洛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峙。<sup>29</sup>。秦襄公輔平王東遷洛邑，平王封其侯爵，並云秦若能逐戎，即賜以岐西之地，秦襄公備其兵甲討西戎，詩人美之。〈詩·秦風·小戎〉篇云：

小戎儻收，五檠梁輶。游環膏驅，陰鞞鋸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鋸以鱗輔。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儻駟孔群，公予鋸鐔，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sup>30</sup>

秦襄公奉周平王之命，備兵車甲，討伐西戎，秦人不畏其戰，以除邊患，征婦思之，閔念其君子，思義之至。征夫勇於善戰，征婦無其怨，乃襄公政教使之，故詩人美之。〈毛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而此爲美襄公伐西戎之詩耶？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云：「襄公元年甲子，乃幽王五年。當四年時，襄公尙未即位，其時秦戎即有戰鬥，無與王事，竹書僞造，不可信也。襄公十二年己亥，當平王五年，此有史記明文可據。」<sup>31</sup>王氏據《史記》得知襄公七年救平王有功封侯，至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以明此數年之間皆伐戎不休也，今考《史記》與《詩經》合，殆不誤也。

<sup>29</sup> 詳見漢·司馬遷《史記·秦本紀》，宏業書局出版，頁178。

<sup>30</sup> 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6-3，頁236。

<sup>31</sup> 詳見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九，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頁533。

## 肆、結論

自幽王無道，暴虐無親，侮慢諸侯大臣，施以濫刑，以致諸侯大臣不敢朝王，自是禮法隳壞，無君臣之禮。且其又寵愛褒姒，黜后廢太子，數舉烽火，戲虐諸侯，此不見信於諸侯，諸侯益不至，自此諸侯守城自爲，觀其自敗。而犬戎入京殺幽王於驪山下，西周亡。晉、鄭、秦諸國輔平王徙東都有功，則封侯、賜地，而諸侯日益強大，不受周室之控制，王室亦淪於諸侯國一般，而名義上推爲共主而已，自平王東遷，諸侯強起，而周實亡矣。

今由詩經觀周之東遷，知政之隆污，風俗之美惡，端賴君主之政。詩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sup>32</sup>周末東遷乃政乖亂離，故其音多哀以怨。此皆詩人觀時事之所變，吟詠性情，傷人倫之興廢，憫時政之隆污，以孤臣孽子之情，以陳王之規諫也。周世之廢，如大雅〈板〉、〈蕩〉、〈抑〉，及小雅〈雨無正〉、〈節南山〉、〈十月之交〉、〈巧言〉……等上言厲王專制，國人襲王，遂奔於彘，下言幽王寵信姦邪，導致犬戎入侵，致使周滅亡。此皆足爲後王之殷鑒也。故鄭玄〈詩譜〉云：

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被；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

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

是止矣。<sup>33</sup>

詩三百所言，足爲後王之殷鑒，厲幽之世，何以貪斂征伐而禍國家亡耶？詩之規諫乃在防微杜漸，勿蹈前轍，見其善者則從之，見其不善者則改之，殷鑒不遠，足以爲戒，此乃詩之大用矣。

<sup>32</sup>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1-1，頁14。

<sup>33</sup>詳見漢·毛亨傳《詩經》，藝文印書館卷1-1，頁6。

## 參考文獻

### 一、專書

- |                  |   |        |          |               |
|------------------|---|--------|----------|---------------|
| 《詩經》             |   | 十三經注疏本 |          | 藝文印書館(未注年月)   |
| 《毛詩本義》           | 宋 | 歐陽修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詩集傳》            | 宋 | 朱熹     |          | 華正印書館 1990年   |
| 《詩地理考》           | 宋 | 王應麟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詩經通論》           | 清 | 姚際恆    | 續修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7年 |
| 《詩經原始》           | 清 | 方玉潤    | 續修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7年 |
| 《欽定詩經傳說彙》        | 清 | 王源緒等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詩毛氏傳疏》          | 清 | 陳奐     | 皇清經解續編   | 藝文印書館 1986年   |
| 《毛詩傳箋通釋》         | 清 | 馬瑞辰    | 皇清經解續編   | 藝文印書館 1986年   |
| 《毛詩後箋》           | 清 | 胡承珙    | 皇清經解續編   | 藝文印書館 1986年   |
| 《詩古微》            | 清 | 魏源     | 皇清經解續編   | 藝文印書館 1986年   |
| 《毛詩稽古編》          | 清 | 陳啓源    | 皇清經解續編   | 藝文印書館 1986年   |
| 《詩序辨說》           | 宋 | 朱熹     | 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 藝文印書館 1986年   |
| 《讀風偶識》           | 清 | 崔述     | 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 藝文印書館 1986年   |
| 《毛詩說序》           | 明 | 呂柟     | 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 藝文印書館 1986年   |
| 《四家詩旨會歸》(一~四冊)   | 民 | 王禮卿    |          | 青蓮出版社 1995年   |
| 《詩經研究論集》(一~四冊)   | 民 | 林慶彰    |          | 學生書局 1992年    |
| 《詩經研究論集》         | 民 | 熊公哲    |          | 黎明書局 1986年    |
| 《詩經古義新證》         | 民 | 季旭昇    |          | 文史哲出版社 1992年  |
| 《詩經的歷史公案》        | 民 | 李家樹    |          | 大安出版社 1990年   |
| 《風詩序與左史傳史實關係之研究》 | 民 | 朱冠華    |          | 文史哲出版社 1992年  |
| 《國風集說》           |   | 張樹波    |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
| 《史記》             | 漢 | 司馬遷    |          | 宏業書局 1974年    |
| 《竹書紀年》           | 晉 | 束皙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逸周書》            | 晉 | 孔晁注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國語》             | 吳 | 韋昭注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戰國策》            | 漢 | 高誘注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通鑑外紀》           | 宋 | 劉恕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皇王大紀》           | 宋 | 胡宏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資治通鑑前編》         | 宋 | 金履祥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 《釋史》             | 清 | 馬驢     | 四庫全書     |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史記志疑》	清	梁玉繩	四庫全書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史記本紀地理圖考》		王恢	四庫全書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古史考辨》		趙光賢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7年
《春秋要領》	民	程發軔		三民書局	1991年
《兩周文史論叢》	民	岑仲勉		商務印書館	1967年

## 二、中文期刊

-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 陳 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 民國 48 年
- 〈周代封建的建立（上篇）〉 杜正勝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三分 民國 68 年
- 〈春秋列國風俗考論〉 陳 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七本第二輯 民國 67 年
- 〈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發達〉 許倬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民國 67 年
- 〈周東遷始末〉 許倬雲 《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二輯 民國 67 年
- 〈封建的解體〉 李宗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民國 74 年
- 〈西周彝器斷代小記〉 白川靜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 民國 54 年
- 〈論國風非民間歌謠本來面目〉 屈萬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 民國 52 年
- 〈春秋列國的交通〉 陳 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 民國 56 年
- 〈大東小東說〉 傅斯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民國 19 年
- 〈西周史事概述〉 屈萬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四分 民國 60 年

## To observe east-moving of chao dynasty through the book of odes

*Yih-Wen LIU\**

### **Abstract**

Confucius said “Inn follows Shias etiquette and knows the loss or profit. Chao follows Inns etiquette and knows knows the loss or profit”. Chao followed and reformed the loss or profit form shias and Sans ceremonies then chaos culture was created. It made chaos politics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in a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In order to know chaos cultural details well. We must research in some ancient records or civil materials. The most detailed record is “The book of odes”.it describes astronomy geography sacrificial rites temples agriculture reclaim race war and even chant between both sexes. The book of odes describes not only the features, life, thought but also feelings of ancient peopk, its just an epitome of chaos history. Anyway , we can realize chaos history through the book of odes.

Chao lived for eight hundred years. From west-chaos prosperity to decline, extinction to east-moving all concern about its declining keypoin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would make the research in “To observe east-moving of chao dynasty through the book of odes”.

The topic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first part we talk about west-chaos extinction. For a long-standing abuse till chaos Yo-Wang (name of an emperor) he didn't even care about national risk but just kept on enjoying and amusing. He employed treacherous courl officials, collected civil property to fill his desire, caused civil litigation and even formed serious national disaster. The ministers were accused falsely, put into jails and underwent abused punishment. The government was

---

\* Lectur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Nan Je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coming confused. The worse things were that Yo-Wang cosseted bao-Shu, dismissed the queen, canceled the prince, dukes were at odds with the leadership, dukes lose their confidence, planned to build their own lands and liked to watch chaos corruption.

Yo-Wang was violent and heartless. He planned to kill the prince, asked for help from duke Shen. Duke shen didn't agree to his proposal but leaded Se-Yi and chun-Jon to defeat Yo-uhng they killed Yo-Wang around the Li-San, took away all bribes and stalked off, west-chao extincted.

The second parl is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Hau-Jin(Chan-Ann) for the sake of killing Yo-Wang by Chun-Jon around the Li-San and after that Pin-Wang moved the capital to Ro-Yi(Ro-Yang). Depending on aids of Jins Wen-Ho, Jens Wu-Kon and chins Shian-Kon while moving capital, so pin-Wang conferred dukes on close friends and awarded them lands. The dukes got stronger day and beyond control. The royal family came down just like other dukes. Chao was only their common host nominally and becoming to-the bynasty that existed in name only!

**Keywords:** The book of odes, Royal government, East chao, Sprint and Autumn Annals

